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美]克里斯·克诺夫 著 翟宇卉 译

美剧 重创

一个被公认的犯罪嫌疑人的自救
一个伴在阿奇罗身边的漂亮女人

APE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头部重创 Head Wounds

[美]克里斯·克诺夫 著 翟宇卉 译

时代出版
APU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头部重创 / (美) 克里斯·克诺夫著; 翟宇卉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8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克里斯·克诺夫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Head Wounds

ISBN 978-7-5396-3441-8

I. ①头… II. ①克…②翟…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053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719

Copyright © 2008 Chris Knopf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nt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张兆忻 丁 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39144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再次感谢玛丽·杰克·沃尔德,我的文学经纪人,同样也是我的守护天使。感谢永久出版社的马丁和朱迪·谢帕德。

特别感谢南安普顿的约翰·阿奎诺教给我的有关解构主义的知识。

还要感谢汤普森海因的诺曼·布劳齐,感谢他带我走访了纽约州司法部门并了解其运作。也向他的同事里奇·奥尔致以谢意,没有他我们无法成行。

我要真诚地感谢洛罗拉的达科塔拉和彼得·金医学博士,他们两位是我医学知识方面的顾问。同时一并感谢为我介绍佛蒙特乡村的当地导游——戴夫·纽维尔。

如果书中所涉及事实有误或叙述不准确,则完全因我所致。

感谢加拿大兰登书屋的安妮·考林斯,感谢她出色的编辑工作及对语言、句法的精确掌握和一丝不苟的认真修改。

至于版式的设计,要感谢米根·朗科尔提供的精美图片、派特里克·科尼里设计的充满艺术风格的封面,以及里瑟图文社的丹·罗兰兹前前后后提供的无私帮助,还有苏珊·艾尔奎斯特,她为达到高质量的图文效果而不遗余力。

同样,衷心地感谢可贵的读者朋友和给我提出意见、建议的人们,尤其是兰迪·考斯泰罗、肖恩·克罗宁和玛丽·法瑞尔。还有安妮-玛丽·雷格西,在一片烦乱喧嚣之中,她让整个流程始终得以顺利地运作。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夜色慢慢地撩开了纯真的面纱，阿曼达已打扮停当，穿戴整齐。

这间餐厅位于南安普顿村的梅因街上，此时正是晚餐时间。今年的冬季和早春比往年要更冷些，但到了四月，天气会在一周间忽然暖和了起来，甚至好似一下子就跳到七月。餐厅一整面墙的红心桃木门都冲着街道大开着，因此让人感觉到自己仿佛正坐在街边惬意地用餐，实际上却仍身处舒适的餐厅之中。这是这间餐厅今年第一次敞开大门，迎接清爽的海风，风给人们带来新鲜的氧气和温暖的期盼。

在这宜人的气候里，大门外一字排开的餐桌自然成了炙手可热、一座难求的用餐之处。在南安普顿，半数以上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在此订座，而我知道只要跟阿曼达一起就行，她通常总能搞定中间最好的座位。

那里的人和我一样，都是本地人，都遭遇过恶劣天气里的肆虐狂风的侵袭。工作中的人们知道大风随时会来，灾难与救赎往往就在咫尺之间。周五夜晚，这里的氛围是欢快的，夹杂着的嘈杂声也是愉悦的。服务生们一边忙着接待蜂拥而至的人群，和老主顾们寒暄聊天，一边处理着客人们源源不断的点菜单，为他们送上堪培利开胃酒、苏打水和蟹肉菲力小牛排。

我们先来到U形的吧台边，酒保是个新雇的家伙，但我在村里别处见过他。我正帮他辨别酒吧老板放在吧台里的不同种类的伏特加酒。通过“盲品”，也就是一杯杯品尝来猜测并区分本地酒和瑞典、波兰、俄罗斯的进口酒的特点。

阿曼达先点的是加州红葡萄酒，却因为猜错酒名而不得不一饮而尽。她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很快她就没了兴趣，开始批评我们。

“我现在知道这为什么叫‘盲品’了，我现在已经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她说道。我扶着她坐到吧台边的位子上。

“这是一种品鉴和训练。”

不管阿曼达的服装设计师是谁,那人肯定是忘记了给衣服加上后背,而脖子处和裙边的用料则更节省。我喜欢看她这个样子,但我更为她绿色的眼眸和浓密的棕红色头发而着迷。

“你肯定知道哪种口味最好。”阿曼达说。

“那是当然的。”

我们从来没有在外逗留得很晚。我几乎整个冬天都长时间地在一座海滨别墅里工作。不过,那栋房子很快就要完工了。更重要的是,弗兰克·恩特威瑟为我每天长达十多小时的工作时间付了一笔额外的奖金。而阿曼达也忙于之前准备的雅各布颈项几处房屋的拆迁和修复工作。因此,就算本地天气暂时不会转暖,对我们而言也有充足的理由尽情享受这个欢乐的世界。

从人行道上吹进来的风已经少了很多季节转换间的热度,但我们俩谁也不在乎这个——我们的血液在前几个月的户外劳作中变得如同石油般黏稠,抗得住风寒。阿曼达在成为一名业主承建商之前是一位办公室女郎,不过,她可不是一个拿着记事本和手机,躲在皮卡车里不出来的承建商。她会亲自上工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忙着从卡车上卸货、打扫锯木屑,并把废弃的材料丢到垃圾箱里。

两年前,她取得了小匹克尼科湾的雅各布颈项地产的继承权,那个地块包含了整个半岛,半岛旁边是一个叫做橡树区的地方。两地之间有一个湖,位于某家公司的一座废弃工厂附近,该公司拥有这块地的全部产权。阿曼达的父亲正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因此她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所有的遗产。

她唯一没有产权的就是我所居住的那栋小屋,它坐落于橡树区最顶端的土地之上,但隔壁的那栋屋子是属于她的,自搬来此地后,她便一直住在那里。阿曼达名下的房产大多是建于上个世纪中期的出租房,屋顶铺着石棉瓦,十分简陋。她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考虑该怎么处理这些房子。这些年来,南安普顿的房价一路攀升,毫无回落之意,尤其是海滨之地。有不少人提议把此处全部推平,重新规划该地块并建起面积达八千平方英尺的小型公寓房,而现在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但是阿曼达本人毕竟是在这些破旧的出租房中长大的,对这里感情深厚。

“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她对我说道,“难道要我抹掉自己过去的一部分,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吗?”

这些房子中有两处租客已经搬走了,修复工作可以进行,这也让她有机会慢慢融入到这一改建计划中。我帮她找了承包商,联系了可靠的监理人和评估员,但其实我并不想做这些事,她也不愿意我来插手。我们之间已经

有很多事需要理清楚，现在又搅和进了金钱关系，尤其是她是个富婆，而我也相当有钱——起码够花到下个月或下下个月的——还得把现在在这间高级餐厅的餐费给算进去。

我快要吃完我的煎三文鱼了，这时阿曼达朝我身后看着，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我问道。

她的目光又看向我，脸上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没什么。”

我回过头朝吧台的方向看了看，那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谁啊？”我问。

“没谁。”可阿曼达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她伸手拿起了酒杯。

“见鬼！”

我再次转过身，看到罗比·米尔豪瑟朝我们走过来。他看上去更像是滚过来的，他的腰肥得像个水桶，不过他身上其他地方也瘦不到哪去。如果他当年想打橄榄球的话，现在一定是一副退役的橄榄球手的样子——胳膊粗壮，脖子肥厚，手掌也是又大又肥，肥硕的身子硬塞进一件小号的蓝色夹克衫里。罗比已年过四十，留着一头棕发，他常年保持着长而杂乱的发型，似乎是对当年未实现的大学梦想的追悼。我看他手里好像还端着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

“瞧瞧阿曼达·巴蒂斯顿！”他说着朝我们的桌边走来。

阿曼达则坐直了身子抬头看着他，准备答话。

“罗比。”她的语气异常地冷淡。

“你信得过这个女人吗？”罗比问我。

“基本上是。”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开车经过了你在雅各布颈项那里的工地，”他很兴奋地说道，“那块地可真不错呢。”

“我们一向要做到最好。”阿曼达说。

“他给你干活？”罗比指着我问。他终于瞥了我一眼，真是荣幸。“我还以为你和小甜心弗兰克一起呢。”罗比接着说。

“没错，我是和他一起，但我才不会像你这样称呼他。”

罗比哈哈笑了。这些话可能会激怒弗兰克·恩特威瑟，尽管弗兰克总是那么平静而沉稳，给人一种他永远不会生气的错觉。

“因为罗伊不买账啊，是不是？”罗比对阿曼达说。我坐在桌子这头，感觉到她的身子微微一震。

罗伊·巴蒂斯顿是阿曼达的前夫，他和罗比、阿曼达是南安普顿高中的同学，那时我已经毕业十二年了。罗伊一直想夺取阿曼达的遗产，也正因如此，他们最终离了婚，而罗伊也被送进亨格福德监狱，而且得在那儿待上好一阵子。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上吧。”罗比一边对阿曼达说，一边把庞大的身子塞进我隔壁的座椅里。他周围的空间大得很，却偏偏把一只手肘抵在我的餐盘上。

“我们之间可没什么好说的。”阿曼达答道。

“哎呀，拜托，你知道我在艾吉德里弗海湾有个活儿。”

“是在那儿吗？”阿曼达说，其实她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开车去我朋友保罗·豪吉斯的游艇的路上曾经经过那儿，并且趁工地上没人，我们还溜进去看过他们的施工进度。那里原来是一栋海滨木屋，和我住的房子一样。房主把老房子给拆除了，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地方，居然找上了罗比，让他建一座弧线圆润的法式小别墅，风格深受史泰登岛法国建筑风格的影响。我指给阿曼达看他们灰泥层所用的基底，虽然便宜，做工也简单，但五年后谁也不敢保证质量会怎样，不过罗比的其他工程可能还撑不过五年呢。

“你们应该去工地看看我手下的工人们，”罗比大言不惭地对阿曼达说，“那些家伙棒极了。别人还想找我出海去盖房，但我宁愿待在北海这儿。”

他斜倚在桌子上，手肘快把我的餐盘推到我的腿上，我赶快把盘子挪开了。

“我会去的，最近比较忙。”阿曼达说。

“他们都是从上岛来的，见过大世面，又有经验，这些本地的粗工可比不上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不明白，”阿曼达说道，“你为什么不问问跟我共进晚餐的这位呢？我没弄错的话，他就是你说的本地的‘粗工’。”

罗比没理会我。

“你知道我们得谈谈，”他接着说道，“你有工程，我有工人。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他朝侍者招招手，也不管阿曼达领不领情。

“这是什么？伏特加吗？”罗比指着她杯中剩下的和冰块融在一起的液体问道，“很厉害嘛，再给她来一杯。”他吩咐道。侍者有点疑惑地看着我。我冲他摇摇头，他这才离开了。

“嗨，真扫兴，谁问你了？”罗比对我说。

我上高中时曾给罗比的父亲打过工。他父亲曾在39号公路旁开了个加油站,我对那个老头没什么好印象,对他的儿子罗比更没什么好印象。后来我曾在村里见到过罗比,他开着一辆超大的白色皮卡车,车斗篷里装着合金色网格纹的工具箱。在熟食店或是木材厂买东西或结账时,他总是喜欢跟店主们搭讪调笑。我跟他不是一类人,因此也总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够了,罗比。”阿曼达说话了。

“那要多谢这位开心先生搅我的局了。”他冲我嘲弄地笑了笑,“你是谁啊,她爸爸?”

这时罗比面朝着我,我能闻到他呼吸里的酒臭味。估计他已经灌了不少了,鉴于他的为人,只会把现在这个场面闹得更糟。阿曼达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看来罗比还记得这事。

“实际上,山姆是我的保镖。”阿曼达说。

罗比哼了哼鼻子,很不以为然。“哇哦,那我好害怕啊。”他转身看向阿曼达,胳膊在桌面上掠过,把我吃剩的三文鱼拨弄到我的腿上。阿曼达看着我,我平静地把裤子上的粉色的鱼碎屑弹开,而罗比却还在继续唠叨,想和她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他压低了声音,听起来很笃定,“你再好好想想。我们可以一次规划十几栋房子。我可以给你,比如说,很大的折扣。你想见见派特里克吗?他也为我干活,他就在那边。”

还没等阿曼达拦住他,罗比已经在嘈杂的餐馆里大声喊叫起来:“嗨,派特里克!”

派特里克个子很高,比罗比高,看起来更瘦、更有力。他穿着一件价格不菲的衬衫,没打领带,下身穿的牛仔裤脚卷着。他的手掌厚大,布满伤痕;满头的金发略带点红色,浓密厚重地卷曲在一起,估计什么梳子都梳不通。

“嘿,派特里克,这是阿曼达·巴蒂斯顿。我们是老朋友了,就是她在雅各布颈项那块地搞重建工程。我跟你说过她吧?整个半岛都是她的!”

派特里克站在他俩之间朝阿曼达伸出了手,她迟疑地握了握,又朝我看着。派特里克的目光也转向了我。

“哦,对了,这是山姆·阿奎奈,”罗比介绍道,“阿曼达的保镖,至少她刚刚是这么说的。”

“是阿齐罗,阿奎奈是圣人,我和他可扯不上。”

派特里克仍握着阿曼达的手,看得出阿曼达想把手抽回来。

“保镖?看我的,这种身材,不用花钱呢。”

阿曼达又朝我看了看。我站起身,伸手抓住了派特里克的胳膊。他的肌肉非常结实,对于一个木匠来说并不常见。

“她叫阿曼达·巴蒂斯顿,”我对他说道,“巴蒂斯顿是她前夫的姓。放开你的手,我也会松开我的手。”

派特里克有点不知所措,我用力掐住了他的手臂。他点点头,看得出他有点退缩。终于,他松开了阿曼达的手,我也放开了他的胳膊。罗比往椅子上一靠,想要仔细地打量我。

“有意思。”他说道,我也坐回了位子上。

“我们继续谈,你们看怎么样?”我说。

“你认识这个人?”派特里克一边揉着胳膊,一边问罗比。

罗比庞大的身躯依旧霸占着我们的桌子,我把餐盘挪到我的面前,把他的胳膊推开。阿曼达则扭头朝门外张望着,似乎希望能找到某个机会让我们摆脱这种状态。

“我们等着呢。”她平静地说。

罗比嘴里嘟哝着脏话。

“你知道我的,阿曼达。”他看着她的后脑勺说道,“我们认识很久了,我这次很认真的,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阿曼达转头盯着我,我耸了耸肩。

“你的朋友在等你呢,”我朝吧台点点头,然后对罗比说,“得了,就这样吧。”

罗比突然转向我。

“你他妈的是谁啊?他妈的这家伙是谁?”他问阿曼达。

这间餐厅有个服务生和我熟识很久了,他面色黝黑,说话带着口音,他自然没把南安普顿当做家乡,但这里人人都喜欢他,我也是。他的名字很难念,因此他让我们叫他汤米。汤米一定是听到了罗比的大嗓门,于是来到我们的桌边,一边晃动着手中的餐巾,一边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开始都没搭腔,过了会,派特里克说:“我们很好,没问题,阁下。”

“行了,”阿曼达说了句,她的目光从门外收了回来,“就这样,你们滚吧。”

罗比一脸的蠢样,冷笑着,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的跟班派特里克也一直盯着我。

我叹了口气。

“我想我们到此为止吧。”我对他们说道。

罗比看上去生气了。

“阿曼达，我只是想促成合作，一起往前走。”

“说得没错，”阿曼达说道，“你赶快走吧！”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经历这种场合，有时情况并不严重，但有时动起真格来却关乎生死。我确信罗比没这个胆量，否则他不必在这里腆着脸唧唧歪歪不肯走。倒是派特里克，从我放开他的手臂起，他就一直紧盯着我。我的胸口有点发紧，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而是因为我的头部。医生曾告诉我，作为一名前拳击手，我的头部遭到太多次的重创。我没问过医生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心想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我的确明白，我这辈子大脑能受的打击早就超过底线了。

罗比扶着派特里克，终于从椅子上费力地站起身来。

“好啊，”他说，“这是你的损失！”

我盯着他们俩挤进吧台边拥挤的人群，离开了这里。我注意到汤米仍在我们周围晃悠，我朝他点了点头，他便又回去工作了。

“借用罗比·米尔豪瑟的话，”我对阿曼达说道，“这真有意思。”

她端起酒杯喝了口伏特加，手一直在抖。

“很抱歉，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们是老朋友。”

“才不是，现在也不是，永远不可能是！”她的语气似乎比刚刚还要激动，也许是从我的表情上看出她的情绪有点失控，阿曼达又加了一句，“我不想说这个了。”

她的话正合我意，我也不想聊这个，我从她那儿也很少听到这些方面的事情。

今晚的惬意气氛已经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于是我们喝完了酒，便起身离开了。

因为是旅游淡季，梅因街边的车位很空，我的那辆1967年产的格兰瑞斯就停在那儿。昏黄的路灯给我们指引着方向。街道边的店门大多都黑着灯，除了一些时尚店面的橱窗里点缀着的五彩灯泡串和低压的聚光灯在发着光。空气仿佛凝固了，但也能听到远处低沉的声响，那是大海的咆哮或蒙塔克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声响。阿曼达和我并肩走着，隔着些许距离。我牵起了她的手，却感觉到她突然紧张起来，这时我看到人行道上走来了罗比、派特里克，还有另外一个人。罗比跌跌撞撞，脚步明显不稳，但其他人都很清醒，并且都很强壮。

“我们准备给你取个名字叫老虎钳，阿奎奈，”罗比嚷嚷着，“派特里克说

你把他的胳膊都捏出淤青了。”

“没那么糟。”派特里克说。他身旁的那个家伙哧哧地笑着。

“是阿齐罗，”我对罗比说道，“不过你还是叫我山姆吧，反正你一次也发不清楚两个以上的音节。”

他们似乎想让我们停下说几句话，但我仍继续往前走着。他们一直跟着我们。我拉着阿曼达快速走到车边，趁他们还没赶上来，打开门让她上车。

我让阿曼达待在车里，自己又回到了人行道上，那里空间开阔，万一有什么冲突也方便行动。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手里也没拿东西。我希望罗比·米尔豪瑟不至于蠢到要在这条主干道上挑起事端，尽管我有点后悔今晚穿了一双简单的懒人便鞋。

“嗨，阿奎罗！”罗比喊道，“操你妈的！这句话有几个音节？”

“行了，罗比，你歇歇吧。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喝了不少，别把事情搞砸了。”

“搞砸？我想要的不过是谈点小生意。还有，你他妈的算老几啊？阿曼达，拜托了，是我，我是罗比啊，操！”他说着摇摇晃晃地朝车子走去。

我挡住了他的去路。

“她说了不想答理你。希望你能注意听别人说的话。”

“是吗？你要跟我说什么？”

“让你的人把你送回家，免得你干傻事。”

罗比似乎若有所思的样子，但紧接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挥动粗壮的手臂朝我抡了过来。我略斜了斜身子，他的拳头从我的头边擦过。他接下来的重复动作极为滑稽，完全是个醉汉耍酒疯的模样。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什么“站直了，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但是罗比踉跄得连基本的平衡和协调都保持不了。我担心的是后面那两个人，或许他们的情绪也会跟着激动起来，要加入这个混战之中。我可不想在一旁干等着罗比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在他又胡乱抡了几拳后，我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左手圈住他的脖子，轻巧地把他摔到旁边一辆SUV的车盖上。

罗比的脑袋轰的一声砸在车盖上，此时阿曼达也下了车，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胳膊。派特里克和另外那个人俯身查看罗比，他居然还有意识，没晕过去，只是抱着头跌坐在人行道上。我拨开阿曼达的手，想要腾出更多的空间以防还有硬仗要打。

“你个狗杂种！”派特里克站起身，边骂边朝我走来。

我觉得有点害怕，我不想这样，后果也许会很严重。

“你并不想掺和进来,不是吗?”我跟他说道。

“不,我想!”他的一个右勾拳挥了过来。

我拿胳膊肘挡了下,脸没被打到,但手臂被砸得生疼。我闪到左侧,不想把阿曼达牵连进来。派特里克紧跟我身后,脚步沉重,他两手握拳垂在腰边,姿势非常业余。

待他靠近我时,我猛地出拳打中了他的鼻子,他痛得捂着脸缩了回去。业余选手都是这副德行。我跟上前,对着他的肚子又狠狠地来了记右勾拳。

“我报警了!”餐馆门内传出汤米的喊声,餐馆老板和一个伙计推开他,朝我们这边走来。派特里克弯着腰,双手捂住腹部,我一把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拎了起来,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别把事情闹大。”

餐馆的窗玻璃上映出街对面警车的灯光,是一辆从纽津特街驶来的巡洋舰巡逻车,只见车子急转弯后开上了梅因街。这时我放开了派特里克,他努力站直了身子,阿曼达两手抓住我的胳膊,死死地把我往后拉。餐馆里的人帮着罗比的另一个同伙把罗比扶了起来,我清楚地看到他的额头上鼓起了一个鹅蛋大的包。

执勤的女警察叫朱迪思·兰斯勒,个头不高,长着一头黑发。她似乎不爱说话,但却很会分辨你是不是在扯淡。因此,当罗比说他刚刚只是自己在路边绊了一跤时,她压根不相信,但其他人并没有揭穿罗比,女警官只好作罢。

派特里克的鼻子看来伤得不轻,他一直死死地盯着我。我没理睬他,但从余光中我注意到他居然能直起身子站着,要知道我给他腹部的那拳相当重。我明白他的眼神,那似乎在说下次他要给我好看。

我和阿曼达开车返回橡树区,一路无言。她蜷作一团,缩在车门和椅背的拐角里。

当我想点烟时,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没法打着火,只得把老爷车里的古董点火器打开,又点了一次。我转头想看看阿曼达有没有发现我刚才的窘样,而她却一直凝视着窗外,一动不动。

“他就是个变态。”我对她说。

“连变态都不如!”

晚上月色朦胧,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小匹克尼科湾上,对岸的房屋里亮起的点点灯光在不停地闪烁。当车驶进我们屋前合用的车道时,阿曼达对我说她想直接上床睡觉了。

“他不过是个变态而已。”她正准备打开车门时,我又说了一遍。

阿曼达没下车,她关了车灯,我没法看清她的脸。

她凑过来吻了我一下，这才开门下了车。

我看着她走下小道，进了家门。我一直都喜欢看她走路的样子，今晚也不例外。

艾迪·范·海伦，和我一起生活的小土狗正在前面的台阶上等我。它有个自己的秘密小门，可以从地下室进到屋子里，但它跟我一样喜欢待在露天里。因此，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它在屋外，一听到我的车声，它就会迫不及待地蹿出来。

它轻摇着毛茸茸的长尾巴迎接我，表情看起来像是告诉我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正等着我俩呢。

对我而言，那应该是另一杯加冰的伏特加，对艾迪而言应该是一块可以嚼得嘎吱作响的大狗牌饼干，然后它跟我一起坐在门廊里，看着前方的小匹克尼科湾。我们经常待在防风门廊里，里面有一个烧木头的取暖炉，还有很大的木质防风窗，那是我父亲多年前为了节能建造的，又或者是为了挡住冬季从海上刮来的浸满咸味的狂风。我父母从未在大冷天里待在这个防风门廊里，但我却总是忍不住坐在这儿，凝视着眼前永不宁息、变幻莫测的大海。

当夜空悬挂着皎洁的明月时，我会坐在黑暗中看着深蓝海面上不断变化的银色月光。即便没有月光，我也不开灯，只管尽情去感受那种氛围。至于在突然变暖的天气里，木材炉子虽派不上大用场，但我仍会点上火，这时艾迪会躺在它的老位置，在编织垫上任意地伸展四肢。

我走到旧松木桌边坐下，却感到浑身乏力，几乎挺不直腰板。于是，我躺倒在两用沙发上，嘴里念念有词，不断地重复不想和人发生冲突的理由，如同念咒语一般。

“我绝不能再这样做了，”我对着艾迪说，“无论如何，绝不能。”

我不愿把自己看做一个一边在黑暗中独饮，一边和狗倾诉心中恐惧和不安的中年男人。可自打那天从湖里救出艾迪，把它留在我身边后，我就一直是这么做的，而想必艾迪也把倾听一堆废话和牢骚视作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吧。

“我不能这么做。”我重复着。

而艾迪所做的除了把饼干咬得七零八碎外，就是呆呆地看着我了。我没管它，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又喝了几杯，在那些无法解决的困窘再次侵占我的意识之前沉沉睡去吧，而痛苦的折磨也继续潜入我的梦中。

第二章

过了几个小时,有人在猛敲厨房门,我被吵醒了。借着炉子中燃烧的余火,我看到睡在垫子上的艾迪支起身子,微微抬起了头。它倒没叫,可能这声响对它来说还构不成警报的威胁。我身上还穿着白天的衣服,完全是一副肾上腺素分泌过度,外加满腹愁绪无从消解,喝伏特加喝到烂醉的狼狈形象。

我从沙发里爬起来进了厨房,打开门廊灯,看到一张脸紧贴着窗户,是我的朋友乔·沙利文。此时,墙上的钟正指向凌晨三点半。

“很好,你穿戴整齐了。我们走!”他说着推开我进了厨房。沙利文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超过两百磅。他是个巡逻警,那身制服和亮着顶灯的警车已经陪他度过了二十年的岁月。不过,他最近表现很好被升为探员,虽然他自己对升职并不情愿,但决定权在他老婆手里——新职位薪水更高,工作也轻松——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留了个寸头,戴了顶洋基队的棒球帽,穿着肥大的野战军夹克,李维斯的牛仔裤还烫了笔直的裤缝,脚蹬一双山地靴。表面看起来似乎穿着随意,但其实只需一眼就能猜出他要么是个警察,要么就是参与非洲政变的雇佣兵。

“没空喝咖啡了。太糟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睛迅速地扫视着厨房。

沙利文硕大的山地靴上全是泥,艾迪正忙着跟在他身后舔来舔去,他俯下身摸了摸艾迪的头。

“你说说怎么回事,我来弄咖啡。”说完,我打开水龙头冲了把脸,这才稍微清醒了点。

“你女朋友的房子被烧了,不过可不是隔壁这栋,”他赶忙补充道,“是在建的工地那边的房子。”

沙利文说着走进了我的卧室,从那儿能看到阿曼达家的房子。

“没亮灯嘛,”他转过身对我说,“我估计还没人告诉她,还在睡觉呢。”

“具体是哪一栋？”

“最靠近雅各布颈项顶端的那栋。来吧，我们得通知她。把狗留在家里。”

我们驾着沙利文破破烂烂的福特野马车，开了三百英尺朝隔壁的阿曼达家驶去。沙利文告诉我，他是从他的接班人——年轻的威尔·厄文巡逻警那儿听说起火的事的。他离任前给厄文下了命令，让他随时汇报北海地区的任何状况，也是想帮他尽快适应新的巡逻区域。他俩的手续交接已经是七个月前的事了，但沙利文对自己老管辖地的情况还是关心有加。车祸、私闯民宅、酒吧斗殴、房屋失火……总之他事事都要管。

“你能看到火光。”沙利文指着湖边的树林对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问道。

“不知道，但整件事应该都有关联。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火势蔓延到树林或是其他房屋。”

此时的夜间，空气冰冷，凛冽的西北风又从半岛那边刮了过来。坐在这辆老旧的越野车的硬座凳上，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伏特加酒的酒精作用像电击般穿透我的神经。我点了支烟，想缓解下情绪，还没等沙利文让我熄掉，我们已经到了。

门铃响过，屋里的灯亮了。

“肯定没什么好事。”阿曼达说着一手拉开门，另一只手掩住身上的丝绸睡袍。

“你的房子失火了，阿曼达。”沙利文说，“雅各布颈项工地上的，靠近海湾顶部的那栋。”

“你在开玩笑吧。”

“你得赶到那儿去。”他又说。

“是真的吗？”阿曼达问我。

沙利文径自往屋里走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开门、开灯检查，再关门。

“他这是干吗？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失火的？”阿曼达的脸紧绷着，脸色很差。

“他这是例行的防范检查，”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但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我几分钟前得知的。”

“那我现在就得去。”阿曼达摇着头，伸手去开大门，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可不是这副模样，去换衣服。我和你一起去。”

她僵硬地站着，点了点头。

“当然，我这是在干什么啊？”

我站在门厅里等她,发现自己两腿微微发抖,于是便滑坐到冰冷的硬木地板上,两手抱肩靠在墙上。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像被人倒满了润滑油;我的胃部暂时没有什么不适,但或许也撑不了多久。我提醒自己要忘却这些需要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不过那也得等到明天了,没有电锯,没有气枪,没有冰冷的建筑工地,先把工作放一放再说。

沙利文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等到了现场,你要看好她,我可不是随便说说,消防员们已经够忙的了。”

“她不会投火自尽的,倒是我头痛得要命,要是再痛得厉害说不定我倒会那么做。”

“你就扯淡吧,你这个捣乱的家伙。”

“待会儿见。”

过了一会儿阿曼达跑了出来,身上套了件金色的工作服。我准备开车,还没等我碰到车门,她就把我推进她的奥迪,自己发动了引擎。幸好沙利文先行离开了,因为他痛恨看到有人在北海的地界上飙车,即便是家里出了大事也不行。阿曼达紧咬着牙,两手握住方向盘,车子打着旋冲上了路口的转角,我的五脏六腑顿时挤作了一团。

我们来到了现场,只见到处闪烁着红蓝黄的警灯,随处可感到对讲机刺耳的频率。阿曼达刚摇下车窗,一股刺鼻的烟味立即扑了过来。

空气中充满了消防水枪灭火时形成的水蒸气,邻居们挤在一起,对着失火的房子指指点点,脸上映着通红的火光。一个镇上的警察拦住了我们的车,是威尔·厄文。

“我是房主。”阿曼达说道。

“乔跟我讲了你们要来。把车停那儿。”

没等厄文说完,阿曼达已经发动了车,她把她的奥迪停在一个狭小的车位上,然后跳下了车。我紧跟其后。

现场被烧得惨不忍睹。上次我路过这儿时,房子的基本管道和电路已经完工,墙壁也铺好了石膏板。负责收工的木匠正在安装踢脚线,做一些修饰工作——我在乔舒亚·爱的斯坦那儿干同样的活。

而现在眼前只剩下笼罩在烟雾中的一个黑黢黢的残骸。

我和阿曼达似乎同时记起厨房的橱柜前几天已经被运送来,装在车库的大盒子里。我们连忙走近查看,车库现在变成了一堆焦黑的木头,只有南墙还伫立着,像一面墓碑。我听见阿曼达哽咽的声音,我以为她接下来要大